

黄裳

音尘集



书趣文丛……③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音尘集/黄裳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6. 9
(书趣文丛; 第三辑)

ISBN 7-5382-4470-0

I. 音… II. 黄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2897 号

音 尘 集

黄 裳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)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: 7.875 194 千字 插页: 2

印数: 10 501—16 500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俞晓群 王之江

技术编辑: 华 德

装帧设计: 陶雪华

美术编辑: 谭成荫

特约校对: 张家璋 王郁文

责任校对: 之 江

ISBN 7-5382-4470-0/C · 155

定价: 11.00 元

|《书趣文丛》第三辑序

过去说过，因为能不能以读书为趣，惹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，于是产生了这套《书趣文丛》。现在，这套书编到了第三辑，作为编者，是不能不诚惶诚恐地感谢各位读者和出版家的厚爱了。

单说“书趣”，不免会有种种“别解”。“趣”之一词，现在时髦得紧；当然，越是时髦，越是会生歧义。究竟来说，“趣”毕竟是属于形式一类的东西，因何生“趣”，原因各异。可以说因书生趣，但书又何其多也。报刊上有句流行话：过去无书可读，现在有书不可读。那么，过去不能谈书趣，现在又何尝可谈书趣！当然，此话太绝对。现在之不可谈书趣，只是说不可笼统谈，而必须辨其趣之所由，如此而已！

由是，我们觉得何妨再编几套“书趣文丛”，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，由何得趣。这一来，似乎就得扳起面孔写高头讲章，其实不然。在读书大家手中，思想和趣味是自然统一起来的。因为，凡认真读书的人，大多会同意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名言：

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；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……

因而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。

不盲从，不趋时，不随俗，不成为一个机器人，一个情欲奴隶，而是认认真真地从书中汲取思想，并且以之为“趣”，以“趣”谈书——这是我们的标的。自然，时代各异，情况多歧，所谓“思想”，不可一概而论，不能以今日之模式，规范昔日之种种，此理易明，读者诸君，幸鉴谅焉！

脉望
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

书趣文丛
第三辑

音尘集
书与回忆
清明集
苍洱之间
欧游三记

黄裳
周越然
周劭
罗常培
宋春舫等

瓜蒂庵文集
愉快的思
寻常的精致
书城黄昏即事
天鹅之歌

谢国桢
叶秀山
杨泓
董桥
郑异凡
孙机

音 尘 集

目 录

锦帆集

- 断片 / 3
白门秋柳 / 12
过徐州 / 21
宝鸡——广元 / 29
成都散记 / 41
音尘 / 50
江上杂记 / 55
“江湖”后记 / 71
后记 / 77
附：关于《锦帆集》 / 80

印度小夜曲

- 序曲 / 87
雨季 / 89
加尔各答 / 93
菩提加雅 / 98
群莺乱飞 / 104

弄蛇者 / 109
女人们 / 115
森林 · 雨季 · 山头人 / 118

关于美国兵

叙言 / 129
他们怎样看中国 / 131
“中国通” / 136
人种 · 职业 · 人性的大集合 / 143
几个人物 / 148
中国将军怎样应付美国兵 / 152
美国兵与女人 / 158
“伟大”的 S. O. S. / 166
前线景象 / 174
咖啡与战斗力 / 184
种种惊异 / 193
军中文化 / 202
汽车团 / 211
为美国兵活着的人们 / 222
关于“翻译官” / 228
 附：往事 / 237
 后记 / 244

书趣文丛……③ 音尘集

锦帆集

断片

冬天下午的霞飞路上，洒满了金黄色的太阳，软软的，晒得人心里烦烦的。透过了厚大衣，背上像有一个小手在轻轻的搔。

微风赶了一片法国梧桐的落叶在地上滚，发出窸窣的微声，跳过一条条细细的水泥缝，跳过橙黄色的女孩子的新皮鞋面，终于溜到一个墙角里去了。

天气暖得像小春。

拖着迟缓的步子，两手插在大衣袋里，在路上荡着。在这样的天气，这样清静的马路上散步，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快的。

天上一片橙蓝，偶尔有一两朵小白云花，像北平，就只缺少吹着唢呐的鸽子的银白色的翼子。寂静。

皮鞋底和水泥路接触，有轻脆的响声，像是有一只装了金属帽的手杖在敲。的托，的托，孤独，单调，听久了会使人发狂的。

散步的人像一个徘徊的梦游者，失去了情感，欲望。像是一个年深岁远失去弹力的发条的钟摆，无力的荡着。也许马上会停止，也许还要荡上许多时候，谁知道呢？

二

转角处是公共汽车站。

等车的人甚多，拥挤着，像是都有什么事使他们焦急。快乐的面孔是很少的。想发现一两个赶两点半场电影的人，不十分容易。

卖票穿了黑呢子制服，背了白帆布袋子在人丛里挤，像是一个勇士在万马千军里冲着，冲着，最后钻进了那个停在站台边的浅色的甲虫的张开着的翼子，它正微微的抖动着，发出吼声，尾巴喷出一股淡淡的蓝烟。

罩着紫色皮背的椅子是很舒适的。随着车身的动荡而跳动，接受着眼前的色彩，图案，和跳跃着的东西。

突然，一点红色在眼前出现，在跳动，摇摆，背景是一片碧蓝色，像大海中一个挂了红帆的小船。

小红帆渐渐向上移，旁边是九只白色的桨，在起伏的碧色的澜漪里。

碧色尽头处有浅红色的嘴唇，细细的鼻子，两只充满了忧郁的黑黑的眼睛，弯弯的眉毛，她在凝视车窗外面的景物，露出一股不熟惯的神情，惊惧的眼色。

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红色的暖水袋。这是颇不入时的花样，这个城市里的最时髦的百货公司的橱窗里久已不陈设这种东西了。然而在她手里还是美丽的，带来了一股似曾相识的感情。很久没有吹过这样亲切的微寒的北国的风了。

从车窗外照进来的明亮的阳光，使她微微目眩，颤颤，小

风吹着松松的鬓角，有点零乱，飘拂着，当试用小手去整理鬓发，车身轻微的振荡，使她立刻又回到皮拉手上去，似乎颇不习惯于这种都市的快速的调子。

车子在静安寺路口停了一下，她随了人群拥出了车身。

蓝色旗袍的影子过了马路，极轻盈地像一朵蓝花消逝到人丛里去。好像还微微的留下一点一点红颜色在摇晃。

三

一间小小的客厅。

装饰是素朴的。当前有一片窗子，一色厚玻璃，钢骨窗架，前边一望是一个小花园。草木葱茏。窗子上面是一色绿呢窗幔，拉拢来，就遮没了窗外的光线。

沿门处是一个沙发，罩了碎花的锦套。旁边有一个茶几，上面零碎的摆了几份报纸，有一本杂志落在地上。

茶几后面是一架落地红锦宫灯，有六角形的红绸灯罩，飘荡着疏落的穗子。对面放了一架钢琴，黑漆的顶盖上面零乱的放着几张乐谱。琴前面是一张预备弹琴的人坐的锦墩。

墙上贴着浅黄色的花纸，有几张舞台照，晚上，这个小房间里的光线是暗红的，带着点温暖，迷惘。墙角上一个小小的书架，下面两格整齐地放着一套黄皮脊的小书。

在这么个温暖的小天地里，星期天早晨七点钟是静静的。沙发上拥着一个柔软的身子，紧紧的裹在灰红条呢的睡衣里。

她的一头黑黑的长发，散散地拂在双肩上，长长的眉毛下面是稍稍呆滞的大眼睛。移时，随着微微的笑，闪动了几下，这会表示深情也会表示顽皮的眼睛。

她轻轻地哼着一个歌，声音轻柔得像春天的风那么飘忽不定。她懒懒地哼，原来的调子的尾音全给她拖长了。

她站起来，两手插在袋里，学着男人的样子，耸耸肩，摇摆着走过去，无意地拿起了书架上摆着一个泥人形。看看，又放下了，走过钢琴旁边，小手在键盘上一滑，送出一连串唢呐似的声音。

充满了生活力的柔软的身子急骤地转弯，影子出现在一个大镜子里，她看着镜子里自己丰满的胸脯，又转身，回头来看自己的背影，轻轻的说了一句，对自己作了一个鬼脸。忽然又严肃起来，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双眼皮下美丽的眼睛，那样脉脉地看过去，充满了信赖的眼色。

房门口出现了一个梳着双鬟的女孩子。

“Y，你真懒，十点钟了还不梳头。”

Y的眼睛微微一扬，送过去一个不理睬的眼色，懒懒地回答：

“算什么，反正今儿是礼拜。”

“等一会你就不招待客人。”

“可是的。你瞧可笑不可笑，我这里又不是什么沙龙，可是整天高朋满座，有些人真让我头痛。”

“这全是你这温柔的女主人的吸引力，才弄得这么热闹。”

“得了，一大半倒是大哥的客，就像我们小N……”Y的调皮的眼睛向N轻轻地一瞟，似笑非笑的。

“对了，全是大哥的客人，疯疯癫癫的剧作家，嘴里边念念有词的音乐家，某某疗养院主任的医学博士，某某药房的小开，还有你们的可爱的观众，我真佩服你大哥，九流三教，有这么许多朋友。”

Y不理她，顺手拾起一本杂志来翻着。

说顺了口的N突然又发现了一桩奇迹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报。

“还有，权威的剧评家写的文章，《可爱的×××》。”

N 正要检出一段来念，Y 探身从她手里抢过来，不自然地看那一段精彩的文章。文章里面还插了一张 Y 的特写照片。

“不用抢，精彩的句子我早就背出来了。曾因酒醉鞭名马，只为情多累美人，我们的美人真把才子累得不浅。”

“这些才子真让我头痛。”

Y 已经洗净了她的少女的扭捏，一年前，这会使她坐立不安的。她觉得只有拉出大哥来才是让 N 停下来的最好的方法。

“你猜大哥昨天晚上跟我说了些什么，我想这大概是最需要知道的。”

“大哥对妹妹关心极了。你真有个好哥哥。昨天晚上你上街买东西还没有回来的时候，这里开了个座谈会，座上有 C 师傅，S 婆婆，还有常来的 T、M，他们从各方面研究你的性格，和你的前途，他们都同意说 Y 人真厉害。”

“我倒要知道我怎么个厉害法。”

“小 Y 待人多亲热，尤其是刚认识的朋友，准得给弄得晕晕的。”

“能说我不应当待朋友亲热吗？”Y 嘟起了嘴唇。“T 和 M 都是常来的客人，很少说话，总不见得就是晕头晕脑的。”

“人的表现不一定是一个样子的。”

两个女孩子似乎全有兴趣把问题谈得深一点，可是因为点什么，有些怯怯的，又并不愿意谈得更深一点了。

四

一天早上，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从黄浦滩开出，穿过城市的心脏，驶到迢迢的西隅去。天气那么好，秋天并没有给这个城市渗上什么显著的标识，除了那从大海里卷起来的一阵阵的海风，吹下来一阵阵的落叶，在马路上滚，和汽车轮子赛跑，被穿了红

背心的扫街人收到他的扫帚下去。

这仅有的一点秋味，在温暖的太阳下，也给赶的没影没踪了。

车子里边还是挤满了人。在车门处的白白的镀镍的柱子边靠着个穿了蓝布旗袍，小小的一件黄麂皮甲克的少女，她微微的俯伏着身子。向车窗门外看，准备就在前面下去，忽然车子转动使她的轻轻的身子转了一下，她看见了坐在前边座上有认识的人，小嘴旁边添上了一丝微笑，弯弯的眉毛扬起了，眼睛里有着一善善的光辉，水一样的。

她有一些踌躇，轻轻地说：

“T，今天晚上来看戏。”

话语是这么短短的。T好像正要找两句话说，车子停了，门打开，正站在门口的她挤在人里一起下去，扭回身子，又朝T笑了一笑，里面有着邀请的意思。

晚上他坐在戏院里看戏。

台下的灯光全暗。整个的戏院沉入黯黑的夜幕里，只有舞台上是一个另外天地。少女的卧室，粉红色的墙纸，粉红色的沙发，衬出了一种温暖、甜静的气氛，太阳光从小窗子里射入，是一个春天的早晨。

这是一出喜剧，说一个女孩子，怎样迷恋于舞台生活，想找一个机会演戏。她整天习惯于唱，唱，她唱得很多也很杂乱，凡是她日常从舞台看来，从无线电中听来的，都有机会在她的口中哼出来，她是那么一个天真而娇痴的女孩子。

浅红色的旗袍，白狐裘的外罩，裹在光泽透明的袜子里的两条纤细结实的腿支持着个摇摇的身子，她拖着轻盈而不安稳的步子在房里走着，像夏天早晨在荷塘莲叶上的露水珠，那么摇摇不定。

她开口唱了，生疏的调子，怯怯的声音，颤颤的，在平静得

出奇的戏院里，像梵华林的一根颤抖着的弦，从薄薄的浅红唇中吐出来。

T 在默默的看着戏。喜剧的情节搅动了观众，笑声不时从他四面发出，然而他好像沉入了另外一种境界中，只是感到冷冷的悲哀，他的情感激动，使他不能安静的坐下去，他很想走到外面的花园里去吹一下冷风。

然而他却不能动，好像没有了站起来的力量。眼睛跟着台上的人物在旋转。

他陷入了沉思。默念着一句话，“美丽总是忧愁的。”他想着这近乎传奇的几次遭遇，像水墨画一般的烟霭朦胧，却奇怪得很，好像什么都是记得的，并不遗漏了半点。

台上的女主人又换了身份。穿了雪白的护士的衣裳，白帽子前面有一块小小的黑色的圈，更显得亭亭的身材。好像破晓时寒风里面的一朵白莲花。外面吹着冷冷的秋风，台上的人都还穿了雪白的衣服，踏着跚跚的步子。……

戏散场时，他夹在人群里走出来。到门口时，他突然想起是应该停留一下的。他看着潮涌出来的观客，汽车黄包车的杂沓的声音，过了十分钟，一切又都回复了沉静，只剩下巡捕拖了沉重的步子在水门汀的道上寂寞的踱着。

下了装的 Y 从后台的小门出来，看见他有些意外的笑了，怯怯的说：

“你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晚会呢？”

他们坐在一部双人的三轮车上，一条厚厚的毯子围在膝头，T 分来了一个大提琴抱着。车子在寂寞的街角走着，吹着秋风，除了街灯，似乎更没有什么光，因为这晚上没有月亮。

整齐的灌木丛后面，依然会发出巡逻者手电筒的白光。钉了铁钉子后跟的皮靴踏在沥青路上清脆的响声，被遗留在后面了。

小楼上，窗帏后面，透出深红色的灯光，一股暖意袭来，自

然地使他们坐得更靠紧一点。

车子在××村弄口停下来。

Y招待客人进客厅里去。放下了大提琴，让坐。自己跑进房里去，一会换了衣裳出来，轻轻薄薄的丝棉袍子，正合身，翻口的绒鞋，完全是小主妇风度。

“东西买来了，可是全没有弄，说不得，只能请客人也帮忙动动手了。”

桌子上面零乱的放了面粉馅子，杯盘之类的东西，Y跑来跑去的张罗，给N穿上了一件新做的蓝宁绸面袍子，又宽又长，将下摆翻起来，半腰处系了一根带子，活像是围裙，一时大家胡乱地动起手来。

男人的手毕竟不成，皮子作得太厚，馅子放得太多，一下锅就成了面糊，后来还是请到旁边去坐着去了。

聊天。

S谈起燕京里的旧事来。谈起他看过的旧小说，好像一个小说史教授一样地讲着。他的有些熏黄了的手指一根根连续地燃着纸烟。

T因为嗓子痛不抽烟。在迷离的烟氛里，激动地说着一位迟暮的文人，互换着他们对这位已经成了“幽灵”的人物的了解，时时露出慷慨的语气来，这在一般的年轻人看来应当是值得哂笑的事。不过Y却一边作着事，一边静静的听着，对于这种“合作”的态度，他们觉得是值得“欣赏”值得感谢的。

Y在厨房里端来了一碗调得好好的梨膏。

“冷天吃这个好的。我这两天嗓子不好，也在吃这个。”

T接过来慢慢地吃着，梨膏里有些苦，苦里也隐着丝丝的甜味。

在茶几上拿起一册新出的××周报，封面上正是Y在那出荒唐可笑的小戏里的特写。大而圆的黑眼睛，痴痴地望着。